

- 男性受约束的特征
- 男性肉体的毁灭
- 婚姻所产生的悔罪感
- 离异所得到的恶果

男性困境

[美] H. 哥德堡 著



男 性 的 困 境

残存下来的关于男性特权的神话

〔美〕H·哥德堡 著

陆杰荣 赵艳屏 尚 杰 译

范 岳 陆杰华 校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责任编辑 王本浩
封面设计 刘桂湘
版式设计 张功华
责任校对 郭乐明

男 性 的 困 境
〔美〕H·歌德堡 著
陆杰荣 赵艳屏 尚 杰 译
范 岳 陆杰华 校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80千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
ISBN 7-5610-0404-4

B·10 定价：2.00元

DH88/07

作者 简 要

哥德堡是洛杉矶的富有实践经验的心理学家，曾同贝奈合著了最畅销的书籍《创造性的侵犯倾向》。从1965年开始他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授职务。他同贝奈一起，在《创造性的侵犯倾向》中，对成婚的、单身的、家庭与个人进行了研究。他发表了大量专业论文，其中包括“美国心理学家”、“变态心理日记”与“临床心理学家”。

根据美国纳实出版社1977年版本译书

Published by Nash Publishing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zardt of Being Male

目 录

第一章	男性的境遇	1
第二章	万物之母的消失	10
第三章	阳物的智慧	25
第四章	感情——男人真正的恐惧	41
第五章	治疗中的男性	62
第六章	难以忍受的束缚	92
第七章	男性肉体的毁灭	103
第八章	成功的历程：幻想的图景	122
第九章	丧失了友情艺术	137
第十章	婚姻、联系引起的内疚感	156
第十一章	离婚：分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177
第十二章	男性的困境	193
	超脱日常的约束 成为自由的男性	206

第一章 男性的境遇

大多数的男人都从事繁重的劳动，理查德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显然没有察觉到如何被所从事的男性工作所窒息，直到他的个性、职业生活和健康几乎完全垮掉。

虽说在这之前，他曾偶尔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但他总会借酒消愁，摆脱窘境。理查德年仅三十三岁，就过早地垮掉了。他只相信内科医生的话，而拒绝心理疗法。他患有严重的溃疡病，体重日渐下降。他还经常酗酒，尽管医生不断警告他说这将置他于死地。

他的个人生活也面临着很多挫折。从前，他是一家大电台的唱片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最近，他失去了这个工作，因酒后开车而被拘留。他的车整个撞到一棵树上，报纸的头版登出了有关照片。其后不久，妻子离开了他，还带走了八岁的女儿。他的妻子是听信了朋友的话才出走的，他们知道理查德在一年之中由于酗酒曾两次滋事生非。

理查德开始谈到他自己，显然在青少年时代，他的体力是适合从事繁重的男性工作的。上高中时，他就比大多数男孩子身高体壮，所以有人劝他去打篮球，他相信了，为此，他十分引人注目。

他有深沉浑厚的嗓音，这是他以前注意训练的结果。别

人劝他应做电台播音和戏剧工作，因此只要学校里演出戏剧时，他总要参加，而且进入高等学校时，他选择了舞台艺术专业。

在大学高年级时，他曾同低年级的一个最漂亮，正被人追逐的姑娘订婚。他的同龄人都羡慕他，这表明理查德的运气一直不错。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娶了乔安娜，在加州的夫勒斯诺一家小电台找到一份工作。其后的十年间，他充分扮演了男性的角色，有了一个孩子，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为自己打开了局面。

直到他后来陷入困境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诊疗中他开始懂得为什么需要把自己的感情掩饰起来，这些感情是混乱的，令人恐惧的。

尤其令他感到神经质的是，别人究竟如何看待他这个“男子汉”。随着许多被抑制的情感的显露，人们对他感到诧异。他意识到自己如何一直在憎恶作为一名学院篮球队员的压力，全神贯注于高比分和得冠军扰乱了他的大学生活。

在结婚前，他曾跟许多姑娘同居过，甚至在婚后仍有一些姑娘与他同床共枕。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这很难说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他喜欢诱惑某个姑娘，但是这种经历本身难以令人满足，所以他只要在一个姑娘身上获得成功，就会开始追逐另一个。“其中有些姑娘可怕极了”，他说：“没有她们的话，我会幸福的，可是我被束缚在表现自我的包裹里不能自制。”

他体会到，在高中和大学期间，自己全神专注于培养一种深沉浑厚的“丈夫气”嗓音与有些女人专注于她们的形象颇为相似。虽然他认为自己欣赏他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所引

起的关注，但他承认的确不喜欢演一个“侍者”或“朝廷弄臣”。

当回想起结婚的情景时，他感到特别不安。“在订婚后的头一个月里，我对乔安娜简直难以忍受。但因为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所以一直不愿承认这种厌恶的感情。我想，如果我不娶她，那末其他哪个家伙就会得到她，我可不能眼看这种事情出现。”

理查德在事业中患了病，在他允许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自己感情的人，而不是空有男人的想象的人之前，他几乎被自己扮演的“大丈夫气概”摧垮了。倘若不是因为溃疡出血，也许他不会改变多年形成的自我评价。

象许多男人一样，理查德从前是一个愚蠢可笑的白昼梦游患者。更糟糕的是，他简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怪人”。对他来说，冒变化的风险实在太困难了。我们的文化充满了成功的男性怪人，商业贸易、高尔夫球、赛车、运动者等等令人讨厌的怪人。他们统统依男性游戏计划的规则行事，他们不再接触，或者远离了他们的情感，以至失去了普通人的意识。他们误将社会假面具视为自身的本质，在实现专属男人举止的传统定义时，不断地毁灭自身。他们按照这些规则定义确定自己的生活航向。他们是英雄、传种人，养家人、武士、帝国的建设者，无畏的人。只有揭开这些性期待的面纱，才能了解他们真实的人格。

在事情严重出错时，他们发现他们是自己的影子，也是他人的影子。他们不被人知是因为他们一直忙于伪装，掩饰自己，以便能保持身份；当真正面临他人的威胁时，他们会有极强硬的防御反应。

男人们相互评价，也被女人们评头品足，评价的标准是他们接近大丈夫气概的理想模式的程度。女人们理所当然地激烈反对把自身置于某种模型，被视为只与性相联系的对象，不少女士把她们在婚姻中的作用描述为被社会所赞许的暗娼的一种形式。她们认为，她们是在为了追求某种所谓的安全感而出卖自身。由于心理上的防御缘故，男人们尚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白天、黑夜、婚内、婚外，也是同样处境。

男人残存的固有本性已被似乎是更强有力的保持他的丈夫气的想象动机所压倒。譬如，他宁愿战死也不想以不同方式冒风险地活着，后者可能被称为“懦夫”或“不是一个男子汉”；他宁可在工作中早逝也不愿意从他情不自禁的模式和追求中解脱自己。根据一份最新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令人惊讶的是大量接近退休年龄的男人们说他们与其被埋藏在退休生活中，还不如去死为好。

在我们文化中，男人日益钻进了死胡同，而不能脱身——不是因为他正在维护他所期望的中心位置，而是由于他不可能出来。他是靠臆想得到平衡的纸牌巨人，如果他即使稍稍被推出他的惯常轨道，就会头重脚轻，倒向界线的边缘。他缺乏女人般的水性杨花，而女人能在男人和女人的举止行为规范的传统定义之间很容易地穿行。她可以是妻子、母亲或从事贸易业务。她的穿着可以是典型的女性方式，也可采用男性风格，她由于具有例如缝纫、烹调等“女人”的兴趣而被喜爱，或者由于享有男性的丈夫般嗜好而受称赞，这会是她成为一个有“男人气的女人”。在性的问题上，她的态度既可以是积极的，亦可是消极的。然而，男人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男性的风度。当他试图摆脱这种风度时，会遭到许多以

诡谲的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严厉惩罚。

与某些妇女问题不同，男人问题并不是很容易地通过立法而被改变的。男人没有可以一吐心中烦闷的清晰确立的靶子，男子的目标在文化压力下，如负重荷，这种压力排挤男人的情感；压力还来自女性神话学，在被曲解了的、自我毁灭的方式中，他理解了与女人的关系；压力又来源于督促他的“举止像个男子汉”，这妨碍他对情感和生理的内在激发的反应能力；最后，压力来自于积淀起来的自我嫌恶，这使他仅在事业中很好地发挥作用时才感到愉快，而在追求欢乐和个性发展时却大不相同。

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男士流行的“开明”反应只能证明他自身的能力已枯竭。通过悲切忏悔，引火烧身，鞭笞自己——用她责备他的每件事情自责。他已对最女性化的主张作出反应，一篇题为“伙伴，你走上一条漫长的路”的文章也许最能说明男人自我嫌厌的态度，作者在文中写道：

男士解放运动的许多成员是……某种令人困窘的急先锋，无论何处，他们都是有稽可查的采取基于以下观念的政治立场的第一批男子：妇女们说的是正确的，男人是一群懒散、自私、坚硬、不幸的暴虐者。

许多其它作家无疑是出于好心在论述人的境遇问题时，基本上也是采取从犯罪感和内疚感上谈论男性的立场。他们或是责备男性，或是警告他，劝说他最好改变一下态度，不要再做一个男子沙文主义的蠢猪。在作为心理疗法咨询者的多年实践期间，我从未看见当某个男人的动机起因于犯罪

感、内疚感或自我嫌恶时，他会沿着一条自我建设性的、有益的方式变化，这条路径的方式带有旧时代宗教的气味，由于忽视了男人困境的复杂性和男人性感沉积的压抑，这条径途方式也在降低男性的风格。

严格地说，迄今为止，由于男性解放努力的倾向和态度一直是一种自我指控，自我嫌厌，以及仿效女权主义者的标准。我认为，以眼下的这种方式，它注定要破产。它正在获取这种神话：男人在文化上是受偏爱的——尽管事实上根据对长寿地区的严格统计，在疾病、自杀、犯罪，偶然事故，童年情感的混乱、酗酒和嗜好药物者中，男性的比率高得惊人。

参入男性解放组织的许多男士这么做是为了取悦于他们的妇女，或要学会如何对待近来说已获得解放的妻子或女朋友。在男性解放组织中，他们一旦把自己的感情注入理智，其生命力就消失了。此外，男人倾向于互相瞧不上眼，认为对方象一个“典型的男子沙文主义者”或“粗野”，“小毛孩”，“同性恋者”等。他们内心注入了女权主义控诉者的呐喊声，因此造成一种氛围，失去欢乐，循规蹈矩，小心谨慎，缺乏生命活力。一种更微妙的新的角逐正在这种气氛中蔓延：竞争变成最无力的角逐，最彻底地改变了男性沙文主义观念。

妇女解放运动却并没有通过自我嫌恶、犯罪感、或期待抚慰男人而影响其令人吃惊的震撼力量。相反，它却由于激愤而充满活力。

男人只有体验到他对那无穷无尽、难以忍受的束缚所产生的潜意识的愤怒时，他才会朝有意义的方向转化。因为他

是在这种束缚中生存的，他的作用也受到这种束缚的严格控制。同时，这一转化也有待于他对全人类所遭受的无穷无尽的压力和他对待女性以及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方面自我犯罪和自我否定倾向的深刻体验。

鉴于如此沉重的压抑，男人们愤怒仅仅以直率的或隐蔽的方式显露出来，偶尔地，也采取超脱情感，不与人交流和消极地处理与妇女的关系的方式。男人回到内心世界是为了不承认他的不满，保护自己和他人不被埋藏在憎恨和激怒的瀑布中。那种可悲的摆脱男性沙文主义蠢猪的地位的理智企图是不能奏效的。

有一种共同的想法：男人们将以某种方式作为女权主义者运动的一种副产品而被解脱。对男子，这是一种令人慰藉的幻想。但现实是它并没有基础，它只是把积极地确定男子自身变化的恐惧掩饰起来。的确，借助迟钝和消极的反应，男子总会被解脱的，但并不是朝着有意义和富有成果的方向发展，如果男性会有一种建设性的变化的话，他将不得不描绘自己的道路，发展他自己的风格，感受他自己的焦虑、恐惧、激愤，因为“这一次，妈妈不会帮你的忙了！”

最近，我请许多男士给我写下他们如何理解他们的境遇以及“解放”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从中我总是有一种令人窒息和迷惑的感受。

一个46岁的男商人写道：“我需从哪解自己呢？我太老了，倦于自我焦虑了，我知道自己仅仅是个极端平庸之辈。我已经逐渐接受了一种生活。在这里，一切梦幻现在都作为不现实的东西被暴露出来。我不知道我自己或我儿子的角色应当怎样变化。如果我真的知道，我设想它会是一种

使我妻子更幸福、更少耍泼的方式”。

在议论工作的“欢乐”时，一位39岁的木匠的反应是：“我认为健康、有趣、有益的工作时间毕竟太有限了，大多数时间内人们总是有一种担心失败的恐惧心理。”他继续说：“关于男人和妇女的解放，还有我没有广泛经历过的另一个侧面，这就是婚外建立起来的一种亲密关系。我过去的经验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我小心翼翼地限制这种接触，我为什么要怕呢？因为我不喜欢增加妻子的不安全感和我的内心压力。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内疚感。”

一位57岁的大学教授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的确，男人需要解放，很少有人以真正的方式作这种文章，尽管有些人开玩笑。我内心认为（这正是你要问的）男人是货真价实的奴隶——是有名的男子沙文主义蠢猪，他们藐视自己的妻子，把她们当成雇员，又从不付给她们应得的那份报酬——他们出去摘棉花，辛苦劳作，粗鲁，听任老板的漫骂，一周工作50小时以养活自己和种植园，然后才回家做另一种每周20小时的工作：洗盘子，背垃圾包，开支票，在晚上当杂役。这就是青年和中年的丈夫，未婚的青年男子在学校毕业后或许对成双的情侣怀有美妙的思忖，但是我忘记了，我将不会再年轻了！上年纪的男人们，有些人婚姻是甜美的，另一些则是辛酸的。”

“男人的角色——它是怎样一直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呢？在35岁上，我做出选择：重视家庭团聚和收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忽视我的职业。然而，当我到了57岁时才发现原来我所花费的时间和我为爱情和舒适的家庭所作的努力全白费了。我得到的是由于忽视我的职业而受到的无数惩罚，我疲

倦了，甚至想出走了事，重新开始生活，我只想搞研究，发表东西，教书，从政，打网球，去旅游。我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内疚，因为爱情，因为害怕寂寞。在我的家庭中男人的角色应如何变化？这我可真不晓得，但我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

迄今为止女权运动最引人注目和最富有意义之处莫过于她们敢于承认对自己做妻子，甚至做母亲的传统神圣的地位的公然仇视和反抗。然而，男人还必须充分认识和承认，甚至反抗他所扮演的许多痛苦和令人窒息的角色——诸如好丈夫，好爸爸，好养家人，好情人等等。由于内心有一种压力驱使男性产生一种具有大丈夫气概和支配一切的权力，他们才继续忍受这种压力，实现甚至欣赏人们对自己角色的期待，尽管这些角色对他们来说多么矛盾和多么缺乏生气。

现在是揭示特权的伪装、暴露男人真正的境遇的时候了。

第二章 万物之母的消失

加里找到了他的“万物之母”，当时他还是一名攻读医学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她已经是一个注册的护士，在一所私人医院的儿科病房工作，加里曾在这里实习过。“一当我看到她对病房里的孩子是那样温存时，我就爱上了她，当时我也要听她的。可她竟然听从那个医生和护士长的命令——那可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如果你知道我意味的是什么的话。”

在加里的心目中，南希是柔弱的“好”女性中的最完善的一个，她真正懂得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加里千方百计地引诱她，整整三个月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她正是他原初所想象的那种女人。虽然他忙于学校的工作，收入甚微，但是她很乐意帮助付一些帐单。她烧饭，打扫卫生，甚至支持他的一些花销很大的嗜好，象汽车拉力比赛和乘机器脚踏车旅行。汽车零件是很费钱的，在他没钱时，她乐于替他花这笔钱。当他开车带着她在高速公路上兜风时，会感到强烈的和难以捉摸的满足。他相信她决不会去为其他家伙这么做，他知道她不喜欢这样。她这么做只是因为爱他。在她身上他得到了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家庭主妇，热切的性合伙人和完全可信的忠诚的夫人。

“我还要什么呢？”他问自己。

八个月后，她怀孕了，他娶了她。由于他仍挣钱不多，还有六个月才能毕业，她直到孩子出生前二个月一直在工作。后来他们有了个男孩子。

二年后，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她继续在医院工作，产后只休息了一个月。在家里，她干得比以前更卖劲了——甚至去打扫停放丈夫的机器脚踏车和赛车的车库。

婚后第六个年头，南希在她的病房遇见一个年轻医生——一个单身汉，不信教——她陷入沉思和幻想，他们开始互相神密约会。有一天，南希偶然地丢在家里一张纸条，上面有她情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加里发现了这张纸，跟她当面对质，她向他承认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加里激怒了，对她拳打脚踢，她跑出了家门。

当南希的情人发现她已把自己和南希的关系向她丈夫泄露时，他感到一种威胁，很生气，于是便抛弃了南希。她感到迷茫，不相信自己，感到十分恐惧，她回到了丈夫身边。这次她比从前更卑屈了，而加里则比以往更加专横。他完全可以规劝妻子回心转意，因为她在沉重的压力下，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然而，加里以妻子生活中的这个错误而戏谑她。现在，他果真感到要抛弃她了。

回到家，南希感到病兆加重，她吃不下东西，逐渐消瘦，不得不进医院治疗，以便靠静脉注射进食。后来，她终于又能吃东西了，她回到家，完全拒绝做任何家务，并且开始不管孩子。

在班上她是个护士，她在私下去找她的律师和心理治疗医生。不久以后，她命令丈夫搬出房子。他很震惊，不相信